

在那天来临前

〔日〕重松清 著
郑涵王 译

生·死·幸福的意味
因为你，我才懂得所谓的『幸福』，
是转瞬即逝的。

日本直木奖获奖作家重松清最催泪之作
一本“让人泪流不止、绝对不能在地铁里读”的书

華文出版社
SING CULTURE PUBLISHING

在那天来临前

活着的人步向死亡并不只是令人难过的事情，
这也意味着他带着『努力活过』的骄傲踏出了新的一步，我们应该充满赞赏地为他送行。
——日本电影名匠大林宣彦（本书同名电影《その日のまえに》的导演）

建议上架：文学/畅销小说

ISBN 978-7-5075-3577-8



9 787507 535778 >



Memory
House

定价：26.00元

在那天来临前

目 重松清 著 郑涵王 译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SONO HI NO MAE NI
Copyright©2005 By Shigematsu Kiyo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05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Memory house.
Chinese text©TAIWAN TOHAN CO., LTD.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1-322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那天来临前/(日)重松清著;郑涵壬译.

—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75-3577-8

I. ①在… II. ①重… ②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8419号

在那天来临前

著 者: 重松清 译 者: 郑涵壬
责任编辑: 吴 晶 特约编辑: 暖 暖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cn>
投稿邮箱: hwchs@126.com
电 话: 010-58336259 010-583361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075-3577-8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001 飞机云

037 朝阳之家

071 潮声

103 Here Comes the Sun

136 在那天来临前

170 那一天

204 那一天之后

飞机云

SONO HI
NO KAE NI

↓那一天，生平第一次看到的飞机云，远比图鉴上的来得美丽。

【一】

每个人都拿到一支全新的铅笔——深绿色的HB铅笔。拿起来凑近鼻子一闻，有一种和附近夹板工厂相同的、廉价木材的味道。

“好，请大家把铅笔放在桌子上，手放在膝盖上。”

导师村田老师的声音让嘈杂的教室渐渐安静下来。一直拿着铅笔的中端摇晃、将铅笔当成双肩担着扁担的弥次郎兵卫玩具，嚷着“弯了吧！弯了吧！”的河野，也在周遭女生的眼神示意下，略显不悦地坐好。

老师环顾教室，目光一时停留在最靠近走廊那一排，由前数去第二个——那个孤零零的空座位上。

我们也陷入沉默。平时吵吵闹闹，有“动物园”之称的六年二班的教室，此刻却有如“水族馆”或“植物园”般寂静。

老师转回目光再次面向大家时，窗外传来巨大的声响。尖锐的高

音响起，盖过浊沉的低音。往窗外望去，可以看到一架刚起飞的波音747。由飞机尾翼的标志来看，那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我的双颊不禁露出一丝笑意，随即又慌慌张张地紧闭双唇，绷紧表情。

等到飞机飞去，老师再次注视我们，就像我将微笑抹去一样，老师也换上落寞的笑容。

“她说，很遗憾无法和大家打声招呼。不过，大家应该都能体谅吧？”

我垂下目光。坐在前座的宫田也低下头，用脚跟踢着椅脚。后方传来小哲咳嗽的声音。还有人用膝盖顶撞桌子，将桌子摇得嘎塔嘎塔响，这个人八成是小耕。

“下次，我们来写信给岩本吧！”

教室依然一片静默。老师改口说：“啊，不过，为了让她装饰房间，我们写在色纸上好了。”大家仿佛松了一口气似的，凝重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如果是写在色纸上，那么只要写一句话就行了。“祝你早日康复”、“等你身体康复后，我们再一起玩”、“我会去探望你”、“手术加油”、“祝你早日出院”……如果只要写简短的句子，即使撒谎也很容易。

“老师下次会把色纸买来。大家轮流一人写一句，可以吗？”

老师在说“可以吗”的时候，看着我。确认我的目光与她相接后，她转身朝向坐在我右边三排的女生班长山本美代子，笑道：“大家都写完后，我们再拿去医院给她。”

美代子像个优等生似的挺直背脊回答：“是。”想必她刚才也是一直正襟危坐地听老师说话。

“大家要爱惜铅笔喔！”

老师说着，拿起武志一支有着咬痕、磨秃了的铅笔，“不可以把

铅笔弄成这样喔！”她以开玩笑的语气说着，想把全班逗笑。但是，只传来零零落落几声笑声。老师也立刻将铅笔还给武志，然后如常进行“放学会”。

我恍惚地望着桌子上的铅笔，刚才错过一笑的时机，气息还停留在双颊里。这实在不是笑得出来的话题。到了六年级下学期，这种事情已经懂了。其实，我们或许应该表现得更悲伤，甚至泪水盈眶才对。但无论是我，还是其他同学，大家都办不到。正因为无法欢笑也无法悲伤，教室里的沉默显得格外凝重。

笔端还没有削过的全新铅笔，比平时看惯了的铅笔略显粗胖。活像一个光滑的妖怪。

飞机又飞来了。这次是即将降落的飞机。我看到身体纤瘦的水鸟展翅飞翔的标志，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我一直觉得这个标志有如长了羽翼的铅笔。

当飞机的声音消失后，我撅起嘴唇，将停留在双颊内的气息吹向铅笔。原以为铅笔只会滚动一下，没想到它轻易地滚落至桌下。

“啊！该不会是刚刚死了吧？”——邻座的阿英小声说道。

无——聊，我只以嘴形回复他。

阿英似乎也发觉自己的笑话很糟，不再多说什么，将老师吩咐的数学作业范围记在联络簿上。

掉落地面的铅笔，滚到官田的椅子下面。我伸长脚将铅笔勾回来，悄悄捡了起来。收入铅笔盒之后，才想到用脚踩住铅笔将它勾回来此举，似乎不太妥当。

岩本隆子的脸孔浮现在我的眼前。她正在瞪着我，脸上带着发现男生恶作剧后，扬言“我要告诉老师喔”时威胁的表情。也像是毫不留情地指责做错事的乖巧女生，把人家骂哭时的表情。

如果眼前浮现的是她的笑容，我或许会觉得胸口一阵灼热，但是我却只能回想起她横眉竖目的模样。我想大家也都和我一样。

岩本隆子总是在生气。所以她才会讨人厌。不管男生或女生，大家都讨厌她。

大家背地里都以绰号称呼她，也就是取“岩”和“隆”的读音，称她为“岩龙”——这是女生为她取的。假使岩龙知道这个绰号，大概也不会伤心吧！她一定会质问班上每一位同学，找出最先为她取绰号的人，然后怒骂他，直到他哭着道歉为止。

这样的岩龙，现在住进遥远城市里的大学医院，并且转到医院里的学校就读。

听说她好像要长期住院，好像要接受高难度的手术。如果手术失败——老师虽然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那意味着有死亡的可能。

每个人分到的那一支铅笔，就是岩龙的母亲拿来学校“谢谢大家照顾”的礼物。

这支笔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她的遗物。

我再次从铅笔盒中拿出铅笔，闻闻木材的味道，感到一阵刺鼻。

这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距今将近三十年前——当时我们居住的城市的天空，经常有世界各国的飞机交织飞过。

“怎么会突然想起来呢？”

在转乘车站的月台等候电车时，妻子奈江问我。

“是同一个车站。”

“滨风台？”

“嗯……以前的站名没有那么时髦，但我想是同一个车站。听说以前那里有一间医院。”

“嗯，有可能。那里看起来很适合建盖大医院。空气新鲜，风景又好。”

奈江的父母也是看上那个环境，才会让年过九十的母亲——奈江的奶奶，搬到滨风台的赡养中心居住。那是上个月的事了。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奶奶说，请赡养中心的协助人员推着轮椅，带她到可以眺望大海的草坪庭园散步，是无比愉悦的事。第一次去探访奶奶的我们，也带着奈江亲手做的便当，打算和奶奶一起享受小型野餐的乐趣。

“那附近有没有樱花树？有的话，我今天想带奶奶去赏花。”

“我说过我不记得了。”

我苦笑着又补充了一句：“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已经是秋末了。”

月台传来电车即将进站的广播。这是一班由地下铁延伸行驶，每站停车的电车。

“爸爸，我们要搭这班车吗？”

独生子晴彦略有不满地指着电子时刻表说：“再等一班，不就是快车了吗？”

滨风台是快车的停车车站。搭乘快车到达滨风台只要三十分钟，若是搭乘每站停车的电车，行车时间会花费一倍以上。

然而我却告诉他：“我们先搭这一班，到半路再下车。”

“可是马上就会被快车赶过了啊。”

“没关系，再搭下一班快车就好了。”

晴彦看来无法接受这个说法，奈江笑着对他说：“爸爸想沉浸在回忆里。爸爸以前居住的城市就在途中，他想要慢慢地回味。”

奈江以眼神问我：我说得对吧？“才不是呢。”我嘴上虽然如此回答，心事其实被她猜中了。出门时并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刚才想到

岩龙，因为实在是已经遗忘许久的事情，所以突然觉得很怀念。

“可是，爸爸的家不就是爷爷奶奶的家吗？”

“爸爸念高中的时候搬过家。”

“为什么？”

“因为要盖一条国道辅助道路，爸爸的家正好在道路的中间，所以才会搬家。”

“那么，爸爸的家现在已经变成道路了吗？”

“是啊。从电车上可以看到，不过只能看到卡车飞快地行驶。”

“既然如此，看到也没用啊。”

“……说得也是。”

晴彦毫不掩饰的话语，反而让我的心情舒畅多了。

小学六年级——晴彦和当时的我们同年。平时看到儿子只对电视及漫画有兴趣，不免有些为他的幼稚感到担心，总是习惯性地对他说：“你这样没问题吧？明年就要上国中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也经常被班上女生嫌弃，认为“男生都是小毛头”。

电车驶进月台。“我们还是先搭这班吧？”我轻轻按着晴彦的肩膀，在嘈杂的电车声中说道。

“晴彦的同学里，没有人已经死掉的吧？”

本想如果晴彦没有听见就算了，没想到他爽朗地回答：“怎么会呢？我们还只是小学生啊。”

说得也是，我笑了笑。

笑过之后，我暗自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想起岩龙父母的伤心，比想起岩龙本人更让我觉得胸口闷痛。或许是因为我已经比当年成长了三十年了。

[二]

上学期的时候，岩龙看起来没有一丝生病的样子。她是全班个子最高的女生，有着符合“岩龙”语感的壮硕身材，以及就女生而言显得低沉粗哑的声音。她的鼻子下方还有淡黑色的须毛，虽然因为肤色较黑所以不甚明显，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经常在背地里说：“那家伙该不会其实是男生吧？”对了，我第一次知道“蛮横无理”这个词语，还是从说岩龙的坏话当中学会的。

这样的岩龙，却在进入下学期之后，突然动不动就向学校请假。十月以后，甚至持续缺课……然后，就转学了。

村田老师没有告诉我们病名。岩龙也什么都没说。如今想来，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可以诉说心事的好友，也或许，她连自己生了什么病都未被告知。

传闻可能是白血病或心脏病或骨癌之类的，都是些在漫画或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病名，但事实如何，还是没有人知道。

不过，由于生病的人是岩龙，我们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这应该不是真的吧？”

岩龙转学后几天，小哲在放学途中落寞地说道。

“你不觉得岩龙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吗？BEN？”

我的脚迎上小哲刚才踢过的小石子，往前一踢之后说：“是啊。”

BEN——是我的绰号。我的名字“勉”，大家没有念成“TSUTOMU”，而叫我“BEN”。虽然是个过分的绰号，但是不像“岩龙”那么古怪，感觉反而更像个小毛头。不过这样也好，我想。

“从五年级开始，岩龙连感冒都没有请过假吧？”小哲说着，又踢了小石子一下。

“那家伙虽然性格不好，但还挺有毅力的。”我点头回道，再次接替小哲踢了那小石子一脚。铺设完工几年的道路，现在已是坑坑洞洞，每逢雨天就会形成浮了一层油的水洼，连小石子也是毫无方向地滚跳。

岩龙是那种就算发烧到三十八度也会来上学的家伙。与其说她认真，不如说是不服输。她不会娇惯自己。只不过，她也会同样拿这份严苛来对待他人。五月的校外教学旅行出发前，她曾经对担心晕车的女生放话道：“恶心想吐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不要吐在车上给大家添麻烦。”七月举行班级垒球对抗大赛时也一样，她严厉责备在决胜关头失误的同学，把人家骂到哭。严厉、没有同情心、不体恤弱者，我们以为她应该知道大家都讨厌她，但是她一点也不在意。

所以——

小哲夸张地叹了一口气后，又丢出一句话：“真想不到岩龙会生病，真想不到。”

“不过，既然生病了也没办法啊。”

我虽然如此响应他，却也明白小哲想说的话。无论在漫画或电视剧里，会得白血病或心脏病或骨癌的人，都不是岩龙这种类型的人。

如果生病的是更柔弱、纤瘦、白皙、温顺的女孩子，我们就能接受。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悲伤起来，说：“好可怜喔。”“为什么她会得那种病呢？”

然而，岩龙却无法让我们产生那样的心情。我们当然说不出“活该”这种字眼，但如果像猜谜游戏般要选择YES或NO的话，我们也只能从“不悲伤”与“悲伤”当中选择“悲伤”。即使如此，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感……

“BEN，色纸怎么办？你要写什么？”

“……还没决定。”

“如果写些玩笑话就惨了，老师一定会生气的。”

小哲说着“惨了惨了”，同时加上一段助跑，上前去踢小石子。没踢中。小石子以一个弧度弹起，滚到路旁，又从栅栏下方掉入运河。

“哎呀……”小哲皱眉说，“今天的运气不好。”

从学校开始一路踢小石子，不要让小石子掉入运河中，看看能持续多远。我们会在放学后玩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的游戏，试试运气。

“刚才算是排练……我们以下半场决胜负。”

小哲自行编派一个理由，马上又找到一颗小石子。这个石子比刚才的稍大，形状却不平整，如果不小心翼翼一小步一小步地踢，恐怕很快就会掉入运河里。

“BEN，我想到一个好主意。如果我们能一直踢到邮局都没掉下去，岩龙的手术就会成功，好不好？”

“什么呀！不好吧！”

“有什么关系？很惊险啊！”

“可是……”

“如果你把它踢到河里，我就告诉老师，说你是故意的。”

小哲嘿嘿地笑着，用帆布鞋的鞋尖轻踢石子。与其说是“踢”，不如说是“推”，这样就算石子不会掉入运河，我们可能到天黑都无法抵达邮局。

“小哲，你这样不行啦。太卑鄙了。”

“真啰嗦，换你了，认真踢喔！”

没办法——我也像小哲一样，轻轻踢一下。

小哲的第二踢，也是轻轻的。

我的第二踢，比刚才更轻。

“认真踢啦，奸诈！”

“你真踢就好了！”

“你在说什么，我一直都很认真踢呀！”

“你很卑鄙喔！”

……刚从机场起飞的飞机声，抹消了我们斗嘴的声音。

抬头看看飞机的尾翼，标志是鹤——日本航空的螺旋飞机。我咋舌轻叹。如果看见外国飞机，就有好事发生。这是我自己试运气的方法。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工厂林立的城市，飞机会以机腹仿佛快要划过屋顶的高度低空飞过。自我懂事以来，我们居住的城市上空，就是飞机的航路。

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在杂志还是报纸上，看到小学生绘画比赛的得奖作品，令我有些吃惊。那是一幅描绘城市风景的图画。在吻合“晴空万里”一词的宽阔天空的最高处，有一架如小鸟或蜻蜓般小巧的飞机飞过。我们在描绘自己居住的城市风景时，可不是这么画的。飞机是一个大铁块。短胖的巨型喷射机，看起来就好像鲸鱼一样。

我和小哲一时都停下来凝望天空。飞机飞过的时候，时间也静止了。在这个城市，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光景，我们却不知不觉看得出神。飞机飞过后，我才突然回过神来，觉得背脊一阵发冷，有种难以言喻的不安感。

踢石子游戏在还没抵达邮局之前就结束了。小哲无法忍受战战兢兢踢石子的紧张感，突然说：“好了！受不了了！岩龙如果死了也没办法。”然后像足球射门一样，使劲一踢，石子转眼便掉落运河。

“啊——啊，岩龙会死，就这么决——定——了……锵——锵锵

锵、锵锵锵锵锵锵——”小哲哼着我们称为《葬礼之歌》的巴哈赋格旋律，面向运河合掌膜拜。

“我要告诉老师喔！”

我以居心不良的表情及语气说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小哲的心情恐怕无法平静下来，而且我早就猜到他会故意把石子踢落运河，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答案——和会写考卷试题的“知道”不太一样，因为，我早就知道了。

[三]

差不多快到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抓着吊环往窗外看。并排坐着的晴彦和奈江，嘲笑道：“很紧张嘛！”“可以半途下车呀！”

我成长的城市，就在已经架高的铁路，以及同样架高的两条交叉高速公路的下方。

当时城市的面貌几乎已经不复存在。运河在很久以前就被填平，过去骑脚踏车出远门再回家时，当作归途路标的贮气槽，如今也已被撤除。大楼增加许多，相对的，小工厂几乎都消失了。记忆中使半个城市夷为空地的国道辅助道路，应该是双向共四车道的正常路宽，现在更有电车横越其上，令我惊觉——啊！这就是现代的道路。

“爸爸以前的家，就在那边吧。”

“咦？哪里？哪里？”

晴彦转身想要确认，我苦笑道：“太迟了。”电车毫不迟疑地将我们的城市抛在后方，然后慢慢减速，滑进车站月台。

“这是距离爸爸家最近的车站吗？”